

## 当下的欧洲更应向历史汲取教训

姜锋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自2月起发动“坚定捍卫者2024”军事演习，这是冷战结束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把从挪威到罗马尼亚的广大欧洲东部地区（即“北约东翼”）变成了针对俄罗斯的假想战场，激化了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将双方推向“战争边缘”。2月2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主持“支持乌克兰国际会议”时表示，不排除出兵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可能性。俄方回应称，如果北约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其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将不可避免，可能“引发一场使用核武器和文明毁灭的冲突”。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核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双方相互威胁，欧洲再次濒临危境。

战争正在思想中萌动。当前，乌克兰危机进入胶着状态。美西方对俄罗斯极限施压却没有达到使其经济崩溃的目的，俄罗斯经济反而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这让在冲突爆发第一年就对快速战胜俄罗斯充满信心的西方国家感到沮丧。欧洲和北约的领导人与将军们开始为长期对抗俄罗斯甚至不惜进行一场大战做准备。

2024年2月，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伯·鲍尔上将发出警告：“我们生活在几十年来最危险的世界

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人们必须改变心态，“必须面对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切都是可计划、可预测、可控、注重效率的时代已成为过去。2024年1月15日，德国《图片报》公布了德国国防部预测乌克兰危机前景的所谓“机密文件”，其中推演

出俄罗斯即将进攻北约国家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认为乌克兰危机从局部战争扩大为全局战争、全球战争的可能性急剧增加。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则认为欧洲面临战争的现实威胁，呼吁欧洲要整军备战，军队必须走出舒适区，

2024年3月5日，代号为“龙-2024”的北约联合军演在波兰进行。



(Adam Waizawa/澎湃影像/IC photo图片)

成为“能打仗”的部队。

俄罗斯的安全焦虑随着北约东扩而不断增加，芬兰和瑞典的加入更使俄罗斯不得不在1300多公里的边界线上直接面对北约的军事威胁。因此，武力回应北约东扩在俄罗斯具有广泛的精英共识和社会基础，而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也不像西方话语所定义的那样是“普京的战争”。俄罗斯精英层回击“北约挑战”的共识与意志十分坚定，他们甚至认为“必要时动用核武器”是回击北约最终、最有效的方式。显然，俄罗斯也在为可能升级的战争做思想准备。北约与俄



罗斯的未来战争已经在思想中萌动。

战争正在行动中逼近。乌克兰危机引发欧洲的“时代转折”，目前看这一转变在军事领域最为明显。对于欧洲特别是德国而言，二战后的政治观念中曾经难以想象甚至是禁忌的话题如“增加军费”“加强军工”“能够打仗”等已经变得很寻常。曾经有和平主义传统的媒体和党派（如绿党），现在变成出兵、备战、增加军费、提供武器的拥护者、推动者、决策者和宣传者。一是军费普遍增加。2月14日，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召开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公开表示，“2024年，18个北约国家的国防开支将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目标。”其中，波兰军费增幅在 NATO 成员国中名列前茅，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若加上军队支持基金则超过了4%，创该国历史最高纪录。德国也于2023年实现了国防开支占GDP比重2%的目标，实际军事支出近十年来翻了一倍多。但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认为这还不够，德国的军费占比应该达到3.5%。二是军演频繁举行。过去几年北约举行了数次针对俄罗斯的军事演习。此次“坚定捍卫者2024”军事演习共有约9万名海陆空各军种官兵参与，意图全面检验北约多国军队调动、实际作战、指挥协同的能力。三是相关领域开始备战。德国联邦卫生部长近日督促德国医院和医疗人员备战，“医疗界也要为时代转折做好准备”。一旦俄乌战争爆发，德国将是伤病人员救治中心。

德国目前已经是欧洲接收乌克兰伤员最多的国家。在教育和科研领域，德国高校在政治压力下将被迫放弃二战结束后不从事军事技术研究的原则，加入技术军备的进程。一些高校人士担心，开禁政策将激发科研的军事主义，使学术和社会变得暴戾。四是社会备战开始。北约成员国开始动员民众为战争做物质和思想准备，比如要储备足够的食物和饮用水以及手电筒与收音机，以保障在战争爆发最初的36小时内生存所需。这使民众意识到，须时刻为不测危机做好准备。

欧洲应汲取战争的痛苦教训。历史上，欧洲曾多次在遭遇时代剧变时发生域内大战，包括让世界蒙受痛苦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是从欧洲缘起；源自欧美的冷战则使全球陷入半个世纪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对抗。欧美信奉威慑论，以为威慑可以止战。北约在冷战后东扩就是对俄罗斯实施战略威慑，但乌克兰危机爆发宣告这一战略失败。威慑不仅没有避免战争，反而带来了战争。当前，世界又一次目睹欧美朝着战争的方向狂奔，导致战争大规模升级的危险日益抬升。在讨论欧洲现实战争威胁和历史教训时，一位欧洲学者无奈地援引黑格尔的名言说，欧洲能够向历史汲取的教训是没有汲取任何教训。若如此，欧洲真将处于战争的危险之中。■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